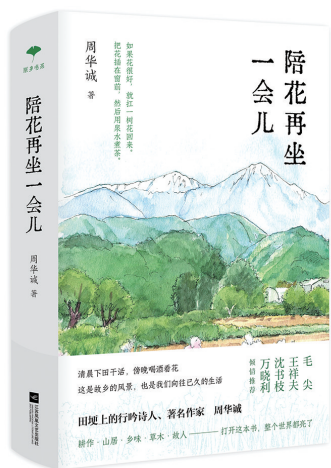


重新发现故乡之美

——读周华诚《陪花再坐一会儿》

徐斌



《陪花再坐一会儿》
周华诚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2年1月第1版

周华诚先生的作品，我读过很多本。每本都很好看，都很喜欢。内容丰富，装帧精美。《陪花再坐一会儿》是作者的新作品集，单看封面就已爱不释手。

封面是幅国画，山水大地，村庄草木，色彩斑斓，美不胜收，使我想起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主题词“如果花很好，就扛一树花回来。把花插在窗前，然后用泉水煮茶”，“扛一树花回来”多大气啊。清新的腰封、书签，“清晨下田干活，傍晚喝酒看花。这是故乡的风景，也是我们向往已久的生活”，揭示乡村的自然之美，赞美乡居的缓慢生活，令人心仪，引人入胜。

全书分为“落花”“山色”“会饮”“上座”四卷，每卷都在描摹故乡的独特风物，讲述父老乡亲的美好故事，每篇文章都表现出对于故土的爱恋，都深深烙着故乡的印记，见人，见物，见情，见世界。这就是一本献给故乡和大自然的“花”是乡村和大自然的象征，“陪花”是对乡村和大自然的由衷热爱和依依不舍。

作者眼里有风景，心中有物。例如，《山中月令》中的猕猴桃和老林，《人生果实》中的胡柚林和老徐夫妇，《把秧安放进大地》中的稻田和作者的父亲“稻田大学校长同志”……还有常山菜的辣、包子的辣、烧饼的辣、“索面”的辣，皆是娓娓道来，如数家珍，风景如在目前，人物栩栩如生，令人感受到作者对故乡的熟悉和深情。

作者笔下有故事，叙事有感情。书中写到一些消失的事物：雪、稻种、花红、传说、童谣、牛等等。《雪，消失的事物》中写道：“一落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西安就变成了长安。杭州就变成了临安，常山就变成了定阳。一落雪，大人就变成了小孩，你也变成了诗人。”雪可以让人安静，理一理过去的岁月，想一想往后的人生。《纸上的故乡》中，写到常山稻、花红（林檎），说花红消失了，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是常山本地苹果。作者还在《歇脚之地》中提到本地文化味的缺席，“一个地方，咖啡馆、茶馆或书店的质量，几乎

就代表着那里旅行生活的水准”，这种提醒也是源于对故乡的爱。

书中处处都有“时间”的痕迹，字里行间藏着一个“慢”字。这是乡居生活的特点，可在当今追求方便、快捷、高效、速度的大背景下，“慢”渐渐为“快”所替代，很多人因此变得焦虑。《照过很多相的茄子》中写道：“乡下生活讲究一个慢字。什么都可以不讲究，吃饭要讲究——细嚼慢咽。到了城里什么都讲究，吃饭最不讲究——必须快。”这是作者对所谓“快生活”的批评。没有时间，我们将会一事无成，然而，如果一味压缩时间，生活就会变味。

书中还有很多关于人生的思考，即兴发挥，贴切自然，这时草木就变成了人，“草木书”变成了“心灵史”。如《萝卜上署着农人的名字》中：“萝卜不一样，萝卜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在一个地方播下萝卜的种子，萝卜一定只会在那里长出来，萝卜是个老实人。”《山中月令》中：“种什么都要对他的性格了解呀，跟人一样，彼此了解了，喜怒哀乐，冷暖都知，相处起来就不难。”作者谈如何做人、如何处事问题，可谓相袭已久，可谓老生常谈，都曾是优良乡风，如今却打了折扣。

写散文二十年，我一直在思考，散文应该写什么、怎么写。对此，华诚先生自有主张。写什么呢？作者在后记中说：“这一本的特别之处，在于用散文的方式，重新发现故乡之美。”作者所在的浙江，是中国现当代“故乡文学”的摇篮和重镇，过去有鲁迅、茅盾、郁达夫、艾青等著名作家，今有余华、周华诚等知名作家。写故乡，在现当代，在浙江，是一个传统，成就卓著。其实故乡也是祖国，故乡是祖国的放大，祖国是缩小的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是祖国的一部分，所以歌里唱到“青山在，人未老，共祝愿，祖国好”，这就是人们心心念念的家国情怀。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作者说：“散文还可以从现实中来，与现实贴得紧密一些。散文有它的时代性和当下性。”本书的写作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书中有新鲜的事物，如胡柚、索面等等，多为常山所特有；有众多有趣的人物，如种猕猴桃的老林、种胡柚的老徐、经营榨油坊的黑孩、种水稻的作者父子。

《在常山喝茶》中，言及散文的信息量问题，实际上也是思考对散文作者的评价问题：“散文并不凭一篇或几篇，就奠定了什么地位的，而是把你的名字，你的生活，一并嵌入文章里头，不可分割，构成了文章的信息量，使人读了，仿佛在读作者这个人。”从本书中及其他作品中，确实能看到华诚先生的努力与实践。作为一名写作爱好者和地方文化研究爱好者，我深知他为此投入的热情，耗费的精力，也因此向他表示敬意。



慢慢地靠近你

苦李

夏春锦编著的《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已由台海出版社出版。所谓“编年事辑”，即以时间的先后为主线，搜集、考证并记录具体时间所发生的事件。木心长期不为人知，其事迹本来就少有记载，且相关资料多有遗失，而他又是那样复杂的一个人，给木心做年谱，难度可想而知。

平常之人读书止于理趣，夏春锦这个年轻人却不辞辛劳，寻觅理趣背后的东西，那些被作者隐去的本事和旧曲。学者陇菲认为，夏春锦此前的专著《木心考索》“皆其求索、考证、调查、实录之得”。《木心先生编年事辑》又何尝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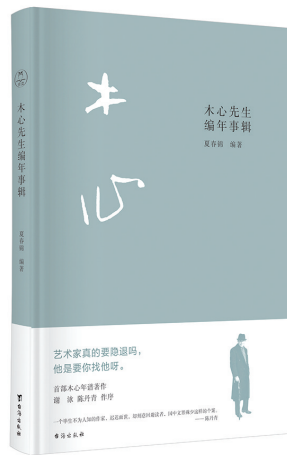
除了在故纸堆中钩沉抉微，作者还多次去杭州、上海等地寻访木心的遗踪遗迹。木心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在上海浦东高桥育民中学做过五年中学教师，任教音乐和美术，作者就专程去高桥实地探访。序作者陈丹青说：“定居桐乡的夏春锦，可能是试图追索木心生平行状和家族谱系的第一人。为读者，也为文学研究，他苦寻资料，试图拼接木心简历之外的一生。”

全书分“卷首”“家世”“编年”“附录”四个部分。作者尽力做到两点：一是尽编者所能，最大限度搜集目前能见到的木心先生生平资料，可确定时间者不论巨细，悉加选录；二是对资料进行必要的考辨，尽可能地确保内容的准确性。

在考证过程中，会纠正过往对木心的一些错误了解和认知。比如，不少读者和媒体以为木心与茅盾有亲戚关系，实际上这是误解。作者找到二〇〇六年三月木心接受上海《外滩画报》采访时对该问题的澄清：“茅盾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见过面。但他不是我的远亲，我们只是来自同一个地方而已。”此种情形，当然以木心自己的说法为准。

木心于哪一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作者确定，是一九四六年一月。依据的资料，多达六份，其中一份，是作者在上海档案馆翻阅的上海美专“三十四年度第一学期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和“三十四年度第二学期各系组学生学业成绩操行等第总册”，前者尚无木心成绩，后者有。桐乡籍教授张天杰感慨：“每一片文字符号的得来都不容易，至于考证其中的虚实则更不容易。”

做学问，必须严谨，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介绍木心五岁时的情况，作者的按语里有“将房屋与花园售给孙家的应该是孔另境之父孔祥生”一句，注意，他表述为“应该是”。《孔另境自传》提到孔另境父亲“为一纨绔子弟，不习文



《木心先生编年事辑》
夏春锦 编著
台海出版社

墨。祖父逝世后，即将家产挥霍殆尽，并将住屋也售去”，有此旁证，基本可以肯定卖花园者是谁，但还是谨慎地加上“应该”一词，不做百分之百的确定，因为毕竟只是旁证。这样的治学态度，是一贯的。《木心考索》中说“木心最早见到茅盾，应该是在乌镇的少年时”。孙家和沈家坐落于小镇的同一条街，孙家少爷大概率见过沈家文豪，这符合常情，且有几个旁证，只是，未见木心明确说到他年少时在老家见过茅盾，故同样加上“应该”一词。

当木心身处大洋彼岸，家乡人是如何找到他，进而让他回归的？这是一段佳话。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木心散文《乌镇》在台湾《中国时报》连载，这年冬天，旅居于此的乌镇人金其全将之寄给乌镇植材小学校友会会长徐家堤，徐转交乌镇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陈向宏；二〇〇〇年十一月十一日，陈总向来乌镇领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打听木心，通过王，跟陈丹青取得联系，向木心发出回乡邀请。旅居台湾的金其全是当中重要一环，没有这个人，很可能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书中对这个人没有任何介绍，年龄、身份、职业等，一概阙如。我的理解是，对金其全其人的情况，确实没有更多的了解。这正体现了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

读者可能想不到，木心居然做过军人。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不久木心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第二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同年七月因病退伍。木心还参与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工作。《木心先生编年事辑》信息量丰富，今后的木心研究绕不开它。

木心说过“我曾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事辑编著者夏春锦则表示，这只是自己从事木心生平研究漫漫长途迈出的一小步。木心的“编年事辑”尚需不断完善，对木心的了解有待更加深入。套用一句歌词：慢慢地靠近你。